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詞話

第十二冊

蘭陵·笑笑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萬曆本排印
新京藝文書房出版

經濟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七十本・定價五角

全二十本・定價十圓

●

康德十年一月二十日印刷

康德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著作人 趙振興

發行人 張松亭

印刷人 朱秉政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一三九二・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印刷：協隆印刷所

金瓶梅詞話 第十二冊 目次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災燈法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八四三

第六十三回 親朋祭塔開筵宴

西門慶見戲感李瓶兒……………八六八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央潘金蓮

合衛官祭富室娘……………八八〇

第六十五回 吳道官迎殯須真客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八九〇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膊

黃真人煉度薦亡……………九〇六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燈法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閻中點檢平生事，靜裏思量日所爲。

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理不相虧。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百般醫治無効，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扎掙着，梳頭洗臉，還自己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下邊流之不止，那消幾時，把個花朵朵人兒，瘦弱的不好看，也不着炕了；只在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進來嫌穢惡，教丫頭燒着些香在房中。西門慶見他腮兒瘦的銀條兒相似，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便道：「我的哥，你還在衙門中去，只怕誤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得止住不流了，再把口裏放開，吃下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纏住你在房中守着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俊子，只不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又道：「我要對你說，也沒與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裏，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我跟前一般。夜裏要便夢見他，恰似好時的，拿刀弄杖，和我廝鬪。孩子也在他懷裏。我去牽，反被他推

我一交。說他那里，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如燈滅，這幾年知道個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了，下邊流的你這神虛氣弱了；那里有甚麼邪魔魘魘，家親外祟？我明日往吳道官廟裏，討兩道符來，貼在這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話中間，走到前邊，即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

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下頭口，因問：「你爹在家裏？」玳安道：「爹在家裏。」又問：「你往那裏去？」玳安道：「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慌了一跳，敬來問安。」西門慶道：「這兩日較好些，告訴身上瘦的，通不像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下，下不下，却怎生樣的！孩子死了，隨他罷了，成夜只是哭，生生憂慮出病兒來了！勤着又不依你，教我有甚法兒處？」伯爵道：「哥你又使玳安往廟裏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房中無人害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問吳道官那里，討兩道符來，貼在房中，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里有甚麼邪祟魘魘來？」伯爵道：「哥，若這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擅的好邪，有名喚做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裏有甚麼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里住，沒奈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去。天可憐兒，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說，伯爵和希大，吃了茶起身，自勾當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

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個人來拏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遺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遺遺。」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早來；那廚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拏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廝，拏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誤了他家勾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裏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與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伯爵，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了。」俱在話下。

次日只見觀音庵王姑子，跨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李瓶兒見他來，連忙叫迎泰，扶起來坐的。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好，你就不來看我看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他大娘，使了大官兒到庵里，我曉得的。又說印經來，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起了個兒。背地裏和印經家，打了一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爲他氣的我不好了，把大娘的壽日都誤了，沒曾來。」李瓶兒

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憐你哩，說你把他受生的經都誤了。」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最誤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個月受生，昨日纔開滿了。今日一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那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瓜，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教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與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看你娘，些粥兒。」那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裏吃了茶，煎些粥米，我看看你吃些粥兒。」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素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霜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牙快；迎春擎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擎着甌兒，喂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擎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爲命，焦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的下去是怎的？」迎春便把吃茶的桌兒，搬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跳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得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爹請了太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驚，說不好，娘晝夜憂感；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落了那哭。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裏，就是鐵石人，也

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犯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散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姊妹道：「王爺你不知道，誰氣着他？」因使綉春：「外邊懸懸着，關着門不會？路上說話，草裏有人不備。俺娘都因爲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貓搗了哥兒手，生生的謊出風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纔把那貓來搗殺了，他還不承認，拏俺煞氣。八日裏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指桑樹，罵柳樹，百般稱快。俺娘這屋裏，分明聽見，有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裏氣，只是無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惱，纔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裏，歹也在心裏，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等的，別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他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他不道是。」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像五娘那邊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這屋裏，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李瓶兒聽見，便嘆如真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怨他的？他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卑。」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道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下看著哩！你老人家，今後來還有好處。」王姑子道：「王師父，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看見，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我心裏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我這罪業，還不知贖多少罪業。」

哩！」王姑子道：「我的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天可憐見，到明日假若好了，是的你好心人，龍天自有加護。」正說着，只見翠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內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旁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走走。」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間。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油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見大官去說，『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犯病，裏面去了。花子油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公公老爺，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曾吃來不曾？不拘婦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裏有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府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得了個方兒：棕灰與白雞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油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叫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作辭去了。娘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媽媽來到，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貴人，怎的不來看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來，說你鎖着門。往那裏去來？」馮婆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裏修法。早晨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倘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這些和尚？早時後王師父在這裏？」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子，單管只撒風！」如意兒

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最災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裏，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道：「坐椅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掙扎倦們，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回兩三遍。」如意兒道：「本等沒甚麼大食力，怎禁的這等流？」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邊瞧瞧！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裏，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兒與他吃？」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了？昨日俺莊子上起來，撥兩三畦與你也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老馮過那邊屋裏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薰熱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裏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晨吃了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剛纔應二哥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叫來保騎頭口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廝但合上眼，只在我眼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管情請了他，替你把這那邪祟遣遣，再服他些藥兒，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這個拙病，那裏好甚麼？若好只除非再與兩世人是。奴今日無人處，和你說些話兒；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

死了，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拋閃了你去了！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住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咽再哭不出聲來。那西門慶亦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屋裏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答應的裏爹，明日十五衙門裏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拏我帖兒，回你夏老爹，白家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誤了公事要緊；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他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冲你冲，管情也就好也。」李瓶兒點頭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熬錢，將就使十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旁，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如刀割肝膽，劍挫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那裏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

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拏一小盒兒鮮蘋菠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娘子那裏，送蘋菠兒來與你吃。」因令迎春：「你洗淨了，拏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娘子掛心！」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西門慶與月娘在旁看着，喂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裏，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來外邊商議。月娘便道：「李大

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不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來，預備着他，直到那臨時到節熱鬧，又亂不出甚麼好板來，馬捉老鹵一般，不是那幹營生的道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略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便多了錢，將就抬副熟板兒罷，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亦發請潘道士來看了他，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個人的形也脫了，關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來，還要想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說他若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怎說！」同月娘到後邊使小廝叫將賁四來，在廳上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拿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幾副好材。」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即令陳經濟，你後邊問你娘，要四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經濟少頃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地傳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西門慶問：「怎的這咱纔來？」他二人回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回來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尙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尙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牆壁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們過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便也還捨不得賣。這副板，還看咱這裏要，別人家，定要三百五十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兌三百三十兩，抬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了。」陳經濟道：「他那裏收了二百五十兩，還找與他七十

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雪花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分，只見許多閑漢，用大紅氈條裹着，擡板進門，放在前廳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裏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與伯爵觀看，滿心歡喜。向伯爵道：「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不住口只顧喝采不已，說道：「原來是姻緣板，大抵一物各還有一主；嫂子嫁哥一場，今日暗受這副材板勾了。」分付匠人：「你用心！只要做的好，你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廳，七手八腳，連夜製造棺槨不題。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陪西門慶晚夕，在前廳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纔家去了。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

却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裏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裏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裏醞醞氤氳的，他們都在這裏，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裏，遂過那邊金蓮房中去了。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關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件衣服銀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他了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恁多慮了！天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理會了。」于是把銀子和紬子接過來了。又喚過馮媽媽來，向枕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

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鍊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我如今死了去也！甚麼，這一套衣服，并這件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本兒，你放心那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說嫌你不成。」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的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裏歸着！」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紬子襖兒，簪紬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搬上奶去，寬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子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也不打發你出去了，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物，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這般病的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裏答應了，出去投奔那里？」說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旁邊，只顧揩眼淚。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裏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們了，你們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那大丫頭迎春，已是他爹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裏拘管着，這小丫頭綉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說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來了，你伏

傳別人，還相在我手裏，那等撒嬌撒癢？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李瓶兒道：「你看傻丫頭！我死了，你在这屋裏伏侍誰？」綉春道：「我守着娘的屍。」李瓶兒道：「就是我的，供養不久，也有個轉的日子，你少不的也得出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這綉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說不出來，正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從昨日就擡了板來，在前邊做材哩。且冲你冲，你若好了，情愿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錢，住後不過日子嗎。」西門慶道：「沒多：只給了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那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見着做材去了。只見吳月娘和玉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裏叫怎樣的？」李瓶兒捧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了不成！」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裏，你和俺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麼話說？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又沒會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家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裏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叫他往娘屋裏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

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的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又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着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十月已滿，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月娘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說凶得吉：你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裏，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沒頭奔，咱家那裏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廝，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旁，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擡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教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由不得眼淚出。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不必細記。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裏守着；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說道：「娘到明日好生看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心粗，吃人暗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

看官聽說，自這一句話，就慰了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兒臨終這句話。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千年萬載不成塵。

正說話中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

拾房中乾淨，伺候淨茶淨水，放下百合真香，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裏躲藏。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觀，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絲絲絛，背上橫紋古銅劍，兩隻腳穿雙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眉，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鬚，威儀凜凜，相貌堂堂；若非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只見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恰走到李瓶兒房穿廊盡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爾語數四，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而至，運雙睛努力，似慧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指指步罡，念念有辭，早知其意；走進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看了，這潘道士焚符喝道：「直日神將，不來等甚！」嘆了一口法水去，見一陣狂風所過，一黃巾力士現于面前，但見：

黃羅抹額，紫綉羅袍，獅蠻帶緊束狼腰，豹皮裙牢拴虎體；常遊雲路，每歷罡風，洞天福地，片時過岳瀆，鄴都撚指倒，業龍作孽，向海底以擒來，妖魅爲殃，劈山穴而提出；玉皇殿上，稱爲符使之名，北極車前，立有天丁之號；常在壇前護法，每來世上降魔，胸懸雷部赤銅牌，手執宣花金蘸斧。

那位神將，拱立壇前，大言召吾神，那廂使令？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李氏陰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言訖，其神不見，

須臾潘道士，瞑目變神，端坐於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良久乃止。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便說：「此位娘子，惜乎爲宿世冤愆，所訴于陰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道士道：「冤家債主，須得本人，可捨則捨之，雖陰官亦不能強。」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燈何如？」西門慶問：「幾時祭，用何香紙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五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斗，祭以五穀棗湯。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上浮以華蓋之儀，餘無他物。壇內俯伏行禮，貧道祭之，鷄犬皆闕去，不可入來打攪，可齋戒青衣在內。」這西門慶，都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入。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那日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陪潘道士吃齋饌。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華蓋，周列十二官辰。下首纔是本命燈，共合二十七盞。先宣念了授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階下左右盡皆摒去，再無一人在左右。燈燭熒煌，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真炁，布步訣躡蹻壇，正是：

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

但見晴天星明朗，忽然一陣地黑天昏，捲棚四下皆垂着簾幙，須臾起一陣怪風，所過正是：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戶穿簾，定是摧花落葉。推雲出岫，送雨歸川，鴈迷失伴作哀

鳴，鷗鷺驚羣尋樹杪，嬌娥急把鏡宮閉，列子空中叫故人。

大風所過三次，一陣冷氣來，把李瓶兒二十七壽本命燈，盡皆刮盡，惟有一盞復明。那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裏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夥印信，說的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已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已了。』」那西門慶聽了，依首無語，滿眼落淚，哭泣哀告：「萬望法師搭救則個！」潘道士道：「定數難逃，難以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強之。因令左右捧出布一疋，白金三兩，作經襯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囑付西門慶：「今晚官人，却忌不可往病人房裏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

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坐的，不覺眼淚出。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強求不得，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來，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廝擎燈籠送你去。」即令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裏只長吁氣，尋思道：

「法官戒我休往房裏去，我怎坐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得廝守着，和他說句話兒！」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裏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的燈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妨事。」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廝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跟前，鬧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拏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淚交流，放聲大哭道：「我的姐姐！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年，誰知你又拋閃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樓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說道：「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並頭相守，誰知奴家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幾句話兒：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沖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的，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個官，今後也少要往那裏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更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只顧的苦口說你？」西門慶聽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裏絕緣短倖，今世裏與你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李瓶兒又說：「迎泰綉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泰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了。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

靈？回個神主兒，過五七兒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裏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裏穢惡，薰的你慌；他們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分付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裏對月娘說，悉把祭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我到他房中，我觀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了，也不見得？」月娘道：「眼眶兒也塌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麼？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兒還說話兒。」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得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月娘亦止不住落淚。

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前朝裏略倒倒兒。」因問道：「天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鷄還未叫，有四更天了。」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低下草紙，摺他朝裏，蓋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熬了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那邊屋裏鎖着，迎春與綉春，在前面地坪上，搭着鋪，那裏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們看家，我去也。」忽然驚醒，見桌上燈尙未滅，向床上視之：還面朝裏。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惜一個美色佳人，都化作三場春夢。

閻王教你三更死，
怎敢留人到五更。

迎春慌忙推醒衆人點燈來照，果然見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腳，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尙微溫，脫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胸兒。這西門慶也不顧的甚麼身底下血漬，兩隻手抱着他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歸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麼？」在房裏離地跳的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吳月娘亦搥淚哭涕不止。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鬟養娘，都擡起房子來也一般，哀聲動地哭起來。月娘向李嬌兒，孟玉樓道：「不知晚夕多咱死了？恰好衣服兒也不會得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娘，我摸他身上，還溫溫兒的，也纔去了不多回兒，咱不趁熱脚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因見西門慶橫伏在他身上，搥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你了！」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臉搥着臉兒哭。倘忽口裏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沒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人死如燈滅，半晌時不借留的住他倒好；各人壽數到了，誰人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兩個拿鑰匙，那邊屋裏尋他裝防的衣服出來，咱與他眼看着，與他穿上。」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爹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去了。」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段遍地錦襖兒，柳黃遍地金裙；併他今年喬親家

去，那套丁香色，雲袖粧花衫，翠藍寬拖子裙；并親做的白綾襖，黃納子裙，出來罷。」當下迎春，拿着燈，孟玉樓拿鑰匙，開了床裏門。拔步床上，第二個描金箱子裏，都是新做的衣服。揭開箱蓋，玉樓李嬌兒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服來。又尋出件緋縷身紫綾小襖兒一件，白納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白綾女襖兒，粧花膝庫腿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裡，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燈下，替他整理頭髮，用四根金簪兒，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停當。李嬌兒因問：「尋雙甚麼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裡只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鸚鵡摘桃白綾高底鞋兒，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那雙鞋出來，與他穿了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上陰司裡，好教他跳火坑？你把前日門外，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也是扣的鸚鵡摘桃鞋，尋出來與他裝罷了去罷。」這李嬌兒聽了，走來向他盛鞋的四個小描金箱兒，約百十雙鞋，翻過了都沒有。迎春說：「俺娘穿了來，只放在這裡，怎的沒有？」走來廚下問綉春，綉春道：「我看見娘包放在箱坐廚里。」扯開坐廚子尋，還有一大包，都是新鞋，尋出來了，衆人七手八腳，都裝罷停當。西門慶率領衆小廝，在大廳上，收捲書畫，圍上韓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擋出，停于正寢。下鋪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燈，一個炷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裱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只留炕屋裡，交付與丫頭養娘。那馮媽媽，見沒了主兒，哭的三個鼻頭，兩個眼淚。王姑子且口裡喃喃的，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冤經，楞嚴經；并大悲中

道神呪，請引路玉菩薩，與他接引其途。西門慶在前廳，手拘着胸膛，由不的撫戶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呼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姐！」不住。比及亂着，鷄就叫了。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于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打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分沒了？」徐先生道：「此是第幾位奶奶？」西門慶道：「乃是第六的小妾。生了個拙痛，淹淹瀝瀝，也這些時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燈來，廳上揭開紙被觀看，手摺五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微，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這徐先生向燈下打開青囊，取出萬年曆通書來觀看，問了姓氏，并生時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候，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日，重喪之日，煞高一丈，向西南方而去。遇太歲煞冲迎斬之局，避本家忌哭聲，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鷄蛇四生人，外親人不避。」吳月娘使出玳安來，教徐先生看看黑書上，往那方去了？這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祕書觀看，說道：「今日丙子日，乃是己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濱洲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爲女人屬羊，稟性柔婉，自幼陰謀之事，父母雙亡，六親無靠，先與人家作妾，受大娘子氣。及去有夫主，父不相投，犯三刑六害。中年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半生氣疾，肚腹流血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京指揮家爲女，艱難不能度日。後就關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

對，中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看畢黑書，衆婦女聽了皆各嘆息。西門慶教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爹停放幾時？」西門慶哭道：「熱突突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裏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裏，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巳時安葬，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那移了。」徐先生當寫殯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里備下。」于是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家下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在家整理喪事。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護紗漂白，三十桶生眼布來，教趙裁顧了許多裁縫在西廂房。先顧人造幛幕帳子桌圍，并入殮衣衾纓帶，各房裏女人衫裙；外邊小廝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一件白直裰。又兌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門外店裏摧了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疋黃絲孝絹。一面又教搭匠在大天井內，搭五間大棚。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兒，心中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裏有寫真好畫師？尋一個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光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那里住？快與我請來！」這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感着了悲慟，神思恍惚，只是沒好氣；罵丫頭，踢小廝，守着李瓶兒屍首，由不的放聲哭叫。那玳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影兒分散各房裏丫頭，并家人媳婦；看見

西門慶只顧哭起來，把喉音也叫啞了。問他與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哭兩聲丟開手罷了，只顧扯長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沒洗；亂了恁五更，黃湯辣水還沒瞓着，就是鐵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麼，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却怎樣兒的？」玉樓道：「他原來還沒梳頭洗臉哩？」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裏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過來，誰再問他來？」金蓮接過來道：「你還沒有頭裏進他屋裏尋衣裳，教我是不是倒好意說他！都相恁一個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裏吃些甚麼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道：『狗的淫婦管你甚麼事？』我如今鎮日不教狗，却教誰哩。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樣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心裏，那裏就這般顯出來？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就口撾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吃我說了兩句，他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孟玉樓道：「娘不是這等說，李大姐倒也罷了，沒甚麼倒吃了他，爹恁三等九格的。」金蓮道：「他得過好日子，那個偏受用着甚麼哩？都是一個跳板兒上人。」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手裏拿着九疋水光絹：「爹說教娘們剪各房裏手帕，剩下的與娘們做裙子。」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晌七八待晌午，他茶水還沒瞓着哩。」經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裏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脚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了。」

你拿上飯去，趙溫先生在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裏使人拿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兒，管情爹就吃了飯。」月娘道：「帶說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裏蛔蟲，俺們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就知道他兩個來纔吃飯？」玳安道：「娘們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的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囚根子，俺們都是沒仁義的？」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廂房內，與溫秀才敘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甚時候歿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陽，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睡就做了一夢，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裏吃慶官酒，教我急急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簪說一根折了。教我戴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俺兩個正睡着，我就醒了。教我說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瞞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人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脚。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前夜也做了恁個夢，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親家那裏，寄送了六根簪兒，內有一根磕折了。我說可惜兒的，教我夜裏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醒眼的天，撒的我真好病！寧可教我西門慶

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纔想起來，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先是一個孩兒也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腳子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爭耐你惹大的家事，又居着前程，這一家大小，太山也似靠着；你若是好歹，怎樣了得？就是這些蛾子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聰明，你伶俐，何消兄弟們說？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越不過他的情，成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墳裏，哥的心也靈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後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管甚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餓損。孝經上不說的？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
片言題醒夢中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親朋祭奠開筵宴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兒

十二瑤臺七寶欄，瓊花落後再開難。

龍鬚煮藥醫無效，熊胆爲丸晒未乾。

蓉帳夜愁紅燭冷，紙窗秋暮翠衾寒。

應憐失伴孤飛雁，霜落風高一影單。

話說當日應伯爵，勸解了西門慶一回，拭淚而止，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畢禮，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衆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們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你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邊替他做牽頭，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在廂房子裏坐着，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剛纔來，和溫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共爹，八位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夫坐下了。」月娘分付：「你和小廝往廚房裏拿飯去，你另拿甌兒拿粥與他吃。清早辰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在家，都使出報喪，燒紙買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裏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他拿去的，怕打了他紗絹展腳兒？」玳安道：「書童和書童兩個在靈

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絹破孝。」月娘道：「論起來五錢銀子的也罷，又巴巴兒換去？」又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磨甚麼？」玳安于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桌席。衆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衙門中夏老爹，差寫字的送了三班軍衛來，這裏答應討回帖。」西門慶看了放下，分付：「討三錢銀字賞他，寫期服生，雙回帖兒，回你夏老爹，多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火。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西門慶與他行畢禮，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道：「小人理會得了。」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倒只怕面容改了。」韓先生道：「也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油，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禮數，與衆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伶俐俐說話兒。剛睡下，丫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先生傍邊小童，拿着屏插，袖中取出抹筆顏色來，花子油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裏疼他，少不的留了個影像兒，早晚看着題念他題兒。」一面分付後邊堂客躲開，掀開帳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衆人到根前。這韓先生用手揭起千秋旂，用五輪寶翫，着兩點神水，打一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鴨青手帕，雖故久病，其顏色如生，姿容不改。黃懨懨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由不的掩淚而哭。當下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衆人圍着他求畫。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比此還生的面容飽

滿，姿容秀麗。」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分付，小人知道。不敢就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裏燒香親見一面，可是否？」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半身，靈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段子，上蓋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分付，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衆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分付玳安：「拿到後邊與你娘們瞧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這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交娘們瞧瞧六娘這影，看畫的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裏去了，又描起影來了，畫的那些兒像？」潘金蓮接過來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來，好替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下六個影纔好。」孟玉樓和李嬌兒，拿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看李大姐，這影倒像似好時那等模樣，打扮的鮮鮮兒。只是嘴唇略匾了些兒。」月娘道：「這左邊額頭略低了些兒，他的眉角，比這眉角兒還灣些。虧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濟來說道：「娘們看了，快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分付韓先生道：「這裏邊說來嘴唇略匾了些，左額角稍低，眉還略致灣着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畫筆改正了，呈與喬爹瞧。喬大戶道：「親家母這幅尊像，是畫得通；只是少了口氣兒。」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江漆盤捧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出

半身來，就要挂。大影不悞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珠翠圍，髮冠，大紅通神五彩遍地金袍兒，百花裙，衝花綾，象牙軸頭。韓先生道：「不必分付，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插屏，拜辭出門。喬大戶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殯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作作行人來，就小殯，大殯還等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退身去了。

不一時作作行人來伺候，紙剗打撻鋪下衣食，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着陳經濟做孝子，與他抿了目。西門慶旋請出一顆胡珠，安放在他口裏。登時小殯停當，照前停放端正，放下帳子，合家大小哭了一場。來興又早冥衣鋪裏，做了四座堆金灑粉，侍奉的捧盆巾盥櫛毛女兒。都是珠子纓絡兒，銀廂鑲兒，似真的。色綾衣服，一邊兩座擺下。靈前供養香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桌上，耀日爭輝。又兌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正在廂房中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弔錢來，委付與韓夥計管帳。資興與來興兒專管大小買辦，兼管外廚房。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夥計，四人輪番陪侍往來弔客。崔本專管付孝帳；來保管外庫房；王經管酒房；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平安逐日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又是一個寫子，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值念經日期打傘，相搭挑滿幢。無事把門都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只見皇莊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席，一百條麻繩，拿帖兒與西門慶照。連忙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春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分付搭探匠，把棚起簷搭大着些，留兩個門走，

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罩棚，大門首架七間榜棚，請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先念倒頭經，每日兩個茶酒，在茶坊內伺候茶水。外廚房兩名廚役，答應各項飯食。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交溫秀才起孝帖兒，要開刊去，令寫「荆婦奄逝」，悄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理上說不通，見有如今吳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這一個字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心內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邊，裝起一張涼牀，拿圍屏圍着。鋪陳停當，獨自宿歇，有春鴻書童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裏梳洗，裁縫做白孝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履鞋，經帶隨身。第二日清晨，夏提刑就來探喪，弔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分付寫字的：「好生在此答應，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往衙門中去了。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做齋誦經，早來赴會。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挂佛像不必細說。

那日院中吳銀兒，打聽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引去。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連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了，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還挂牽着你，留了件東西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姐兒看。」那小玉走到裏間，取出包袱，內着一包

套段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件金花兒，把吳銀兒哭的，淚人也相似，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說着，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到三日和尚打起磬子，揚旛道場，誦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陳經濟穿重孝，絰巾，佛前拜禮。街坊隣舍，親朋官長，來弔問上紙祭奠者，不計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已畢，擡屍入棺。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四角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依着花子油說：「姐夫倒不消安他在裏面，金銀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居。」西門慶不肯，安放如故。放下一七星板，閣上紫蓋，竹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門慶亦哭的呆了；口口聲聲哭叫：「我的年小的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酒花米貼，神燈安奠四個大字在靈前，親朋夥計人等，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溫秀才舉薦北道杜中書來題名旌，名字是：「溫秀才」，原係溫秀才之弟。今因闕在家。西門慶留金瓶請來，在捲棚內備奠盒。西門慶親遞三杯酒。應伯爵與溫秀才陪，鋪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寫：「詔封，錦衣西門慶恭頌，李氏柩。」十一日，劉衙再三不肯，說：「見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杜中書道：「一說，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礙。」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室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于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三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管待酒饌，便辭而去。那日喬大戶，吳大舅，花大舅，門外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桌來燒紙。喬

大戶娘子，并吳大姑子、二姑子，花大姑子，坐轎子來弔喪，祭祀哭泣。月娘等皆孝髻頭發，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禮學哀，讓後邊待茶擺齋。惟花大姑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道袍兒，餘者都是輕孝。那日院中李桂姐，打聽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裏，說道：「你幾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見，好人來！原來只顧你？」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沒了，早知是也來看兒。」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過了，看看到首七，正是：報恩寺十六衆上僧，黃僧官爲首座，引飯做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弔孝，攬二七經。西門慶留在捲棚內，衆人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圍冠，雙鳳珠子，挑牌，大紅粧花袍兒，白腹腹臉兒，儼然如生時一般。西門慶見了，滿心歡喜，懸挂像材頭上，衆人無不誇獎：「只少口氣兒。」一面讓捲棚吃齋，囑付大影，比長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那邊來上祭，豬羊祭品，吃看桌面，高頂簇盤，五老鏡勝，方糖樹果，金碟湯飯，五更看碗，金銀山段，帛綵緞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盤。地弔高挑，鑼鼓細樂，吹打纏絡，打捶喧闐而至。官堂客約許多人，陰陽生讀祝，西門慶與陳經濟，穿孝衣，在簾前還禮。應伯爵謝希大，與溫秀才，甘夥計等，迎待賓客。那日喬大戶，送了尙舉人，朱堂官，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七八位親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跪聽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喬洪等，謹以剛蠶柔毛庶羞之奠，

致祭于

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勛鄉邦；閨闈之秀，蘭蕙之芳；夙配君子，効騰鸞鳳。撫字子性，以義以方；幼學大德，以柔以良。施懿範於家室，悚和粹於娣姒；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諧琴瑟於有永，享彈壽於無疆。胡爲一疾，夢斷黃梁！善人之歿，孰不哀傷？弱女櫛櫛，沐愛姻嬭。不期中道，天不從願，駕伴失行！恨隔幽冥，莫覩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尙饗！

官客祭畢，回禮畢，讓捲棚內，自有桌席管待，不在話下。

然後喬大戶娘子，崔親家母，朱堂官娘子，尙舉人娘子，段大姐，衆堂家女眷，祭奠地弔。鑼鼓靈前，弔鬼判隊舞，戟將响樂，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但不必細說。西門慶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忽聽前邊打的雲板响，答應的荒荒張張，進來稟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前應伺候換衣裳。左右先捧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纔進來；許多官吏圍隨扶衣攜帶，奔走不暇。于是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的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來回了禮。胡府尹道：「弔遲弔遲！令夫人幾時沒了？學生昨日纔知。」西門慶道：「不想粗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枉弔！」溫秀才在傍作揖畢，與西門慶兩邊列坐，待茶一杯，胡府尹起身。溫秀才送出大門，上轎而去。上

衆人吃至後晌時分方散。到第二日，院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下了轎子，穿着白雲絹對衿襖兒，藍羅裙子，頭上勒着珠子簪兒，自挑線汗巾子，進至靈前燒了紙。月娘見他燒了八盤餅餌，三牲湯飯來祭奠，連忙討了一疋縐絹老裙與他。吳銀兒與李桂姐都是三錢裏儀，告西門慶說。西門慶道：「值什麼？每人都與他一疋縐絹，頭髮繫腰，後邊房兒裏均茶管待。」過夜，晚夕親朋夥計來伴宿，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香，都在這裏答應。晚夕，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桌席：爲首的就是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手，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白來創，常時節，傅日新，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傳，吳舜臣；兩個外甥，還有街坊六七位人，都是十菜五菓，開桌兒。點起十數枝高檠大燭來，廳上垂下簾，堂客便在靈前圍着圍屏，放桌席，往外觀戲。當時衆人祭奠畢，西門慶與經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章羣玉蕭女，兩世姻緣玉環記。西門慶分派四名排軍，單管下邊拿盤。琴童，棋童，畫童，來安，四個單管下菓兒。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個小優兒席上斟酒。不一時弔場，生扮章羣，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蕭，又唱了一回下去。廚房裏廚役上湯飯割饈。應伯爵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裏姐兒，三個在這裏，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遞杯酒兒？他到是會看戲，又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戶道：「這個却不當，他來弔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相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閑着他！快與我牽出

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們人遞杯酒兒。」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我去罷。」走了二步，又回坐下。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想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罵兩句，出了我氣，我纔去。」落後又使了玳安，請了一遍，那三個纔慢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白綾對衿襖兒，藍段裙子，向席上不端不正，拜了拜兒，笑嘻嘻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們在這裏，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號設一席坐着。下邊鼓樂響動，關目上來，生扮韋臯，淨扮包知木，同到勾欄裏，玉蕭家來，那媽兒出來迎接。包知木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你好不着人！俺女兒等閒不便出來，說不的一個請字兒，你如何說叫他出來？」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塞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趣，你家媽兒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且看戲罷，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杯酒。」那伯爵纔不言語了。那戲子，又做了一回並下。這裏廳內左邊，弔簾子看戲的：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媽媽，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并本家月娘衆姊妹。右邊弔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蕭，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邊菓仁泡茶，從簾下頭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妗子娘們要吃。」被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邊扮戲的，且兒名子也叫玉蕭，便把玉蕭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鴛子叫你接客哩。」

你還不出去？」使力往下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春梅手裏拿着茶，推攪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會打盡兒。」西門慶聽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裏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面見了漢子，這等浪想。」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屋裏瞧瞧去！都在這裏，屋裏有誰？」小玉道：「大姐剛纔後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這裏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裏看看，就恁惹是招非的！」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風出來，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時喬大戶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們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都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門裏。這咱纔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麼？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四罈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罈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人舉罰。」于是衆人又復坐下了。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弔關目上來，分付揀省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請問西門慶：「小的寄真容的，那一摺唱罷。」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一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固此上寄丹青」一句，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住取汗巾兒

搽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指與月娘瞧，說道：「大娘你看他，好個滾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著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著他心；他親物思人，見鞍思馬，纔落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打啖的弔眼淚，替古人就憂！這個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纔算他好戲子。」月娘道：「六姐悄悄兒，咱們聽罷。」玉樓因向大娘子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款留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火，留下戲廂：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奠白日坐，還做一日，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將曉，就歸後邊歇息去了。正是：

待多少紅日映窗寒色淺，
淡烟籠竹曙光微。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玉蕭跪哭潘金蓮 合衛官祭富室娘

着人情思覺初闌，
失把鯨鮫仔細看。

到老春蠶絲乃盡；
成灰蠟燭淚初乾。

鸞交鳳友驚風散；
軟玉嬌香異世間。

西子風流誇未了，
鷄鳴殘月五更寒。

話說衆人散了，已有鷄唱時分，西門慶歎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前邊鋪子裏，還和傅夥計，陳經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不樂，坐搭下鋪子在炕上就睡了，因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兩個吃罷，陳姐夫想是也不來了。」這玳安櫃上點着夜燭，叫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盞都吃了，把家火收過一邊，平安便去門房裏去睡了。玳安一面關上鋪子門，上炕和傅夥計，兩個通廝闌兒睡下。傅夥計聞中因話閑話，問起玳安說道：「你六娘沒了，這等樣棺槨，祭祀念經發送，也勾他了。」玳安道：「一來他是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爹曉使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家是知道，該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銀子休說，只光金珠玩好，玉帶繡環狄髻值錢寶石還不知有多少！爲甚俺爹心裏疼？不是疼人，是疼錢，是便是說起俺這過世的六娘性格兒，這一家子都不如他，又有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俺們下人自

來，也不會呵俺們一呵，並沒失口罵俺們一句奴才；要的誓也沒賭一個，使俺們買東西只拈塊兒；俺們但說娘拿等子，你稱稱，俺們好使，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麼？你不圖落，圖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都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個不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些。他當家俺們就遭瘟來，會把腿磨細了。會勝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拿出他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們莫不賠出來。」傳影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做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們親親噠噠說話兒；你只休惱狠着他，不論誰，他也不罵你幾句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在爹根前，替俺們說有便兒，誰問天來大事，受不的人央；俺們央他央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只是五娘快嘴，無路兒行動，就說你看我對你爹說，把這打只題在口裏，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天生的，都出在他一屋裏。」傳影計道：「你五娘來這裏也好幾年了。」玳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他，想的起那咱來哩，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像的哭了家去；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那個管打掃花園，又說地不乾淨，一清早晨，吃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兩個說了一回，那傳影計在枕上，齣齣就睡着了。玳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下，直至紅日三竿，都還未起來。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睡，早晨玉簫出來，收疊牀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蓬着頭要便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謔，半日纔進後邊去。不想今日西門慶歸後邊上房歇去，這玉簫趕人沒起來，暗暗走出來，與書童遞了眼色，

剛個走在花園書房裏幹營生去了。

不料潘金蓮起的早，驀地走到廳上，只見簾前燈也沒了，大欄裏丟的桌椅，橫三豎四，沒一個人兒，只見畫童兒正在那裏掃地。金蓮道：「賊囚根！乾淨只你在这裏掃地，都往那裏去了？」畫童道：「他們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丟下簷掃，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拿一疋來！你潘姥姥還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髮繫腰來與他，他今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大哥管孝帳，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尋來。」畫童向廂房裏瞧了瞧，說道：「纔在這裏來，敢往花園書房裏梳頭去了。」金蓮道：「你自在這裏掃完了地，等我自家問這囚根子要去。」于是輕移蓮步，款款湘裙，走到花園書房內，偶然聽見裏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他和玉簫在床上。便罵道：「好囚根子，你兩個在此幹得好事！」說得兩個做手脚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囚根子！你且拿一疋孝絹，一疋布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那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逕歸房來。那玉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囚，你和我實說，這奴才打從前已往，偷了幾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簫便把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恕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簫道：「娘饒了我，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一件：你娘房裏，但凡大小事兒，你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定不饒你。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麼，你就稍出來與我。第三件：你

娘向來沒有孕，如今他怎生便有了？」玉簫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嗑姑子的衣胞符藥，便有了。」這潘金蓮一一聽記在心，纔不對西門慶說了。那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書房廚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挑牙鉤紐，并收的人情，他自己也攪勾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謊了傳夥計二十兩，只說要買孝絹，逕出城外，顧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里船上，往蘇州原籍家去了。正是：

撞碎玉筍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不想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家去了。薛內相劉內相，早晨差了人，擡三牲桌面來，祭奠燒紙，又每人送了一兩銀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人，白日裏要和西門慶坐坐，緊等着要打發他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裏尋不着。傳夥計道：「他早晨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分付他，孝絹不勾；敢走向門外買去哩。」西門慶道：「我並沒有分付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門外綳舖找尋他，那裏得來？月娘便向西門慶說：「我猜這奴才，有些蹊蹺，不知弄下甚麼蹊兒，拐了幾兩銀子走了！你那書房子裏，開了門還大懸懸，沒腳蟹的營生，只怕還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裏，都瞧了，見庫房裏鑰匙，挂在牆上，大櫥櫃裏，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并簪禮銀子，挑牙鉤扣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的管役來，分付各處三瓦兩巷，與我訪緝。」那裏來得？正是：

不獨懷家歸興急，
五湖烟水正茫茫。

那時薛內相，從晌午時，就坐轎來了。西門慶請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敘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麼病兒死了？」西門慶道：「不幸患崩瀉之疾，看治不好，死了！又多謝老公公費心。」薛內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挂着影說道：「好個標致娘子！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傍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強。」薛內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衣巾穿着素服，說道：「此位老先兒是學裏的？」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名府庠。」薛內相道：「我懸懸娘子的棺木兒。」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內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贊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回了他的來了。」應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裏地的？甚麼名色？」薛內相仔細看了此板：「不是建昌是付鎮遠？」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內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單薄短小，怎麼看的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在於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跡罕到之處。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要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會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裏外俱有花色。」薛內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纔享用了這板！俺們內官家，到明日死了，還沒有這等發送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之人，享大爵祿，俺們外

官，焉能趕的上老公公？日近清光，代萬歲傳宣金口，見今童老爺，加封王爵，子孫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內相便道：「此位會說話的兄，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見居本衛千戶之職。」薛內相道：「是此位娘子令兄麼？」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荆之兄。」薛內相復與吳大舅聲諾，說道：「吳大人失瞻。」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正面安放一把校椅，薛內相坐下，打茶來吃了。薛內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稟道：「公公起身時，差小的邀劉公公去，劉公公轎已伺候下了便來也。」薛內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內相道：「你們吃了飯不曾？」那人道：「小的們得了飯了。」薛內相道：「既吃了飯，你們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門慶道：「老公公，學生這裏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內相問：「是那裏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內相道：「那聲聲哈刺，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麼？那酸子們，在寒窗之上，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個琴劍書箱，來京應舉，怎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你我一個光身漢，老內相要他做甚麼？」溫秀才在傍笑說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豈無一動其心哉？」這薛內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溫先兒在這裏；你們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溫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枝，鬼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內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

下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靈前作了揖，敘禮已畢，薛內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纔來？」劉內相道：「北邊徐同家來拜望，陪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上茶去，因問答應的：「祭奠桌面兒都擺上了？」下邊人說：「都排停當了。」劉內相道：「咱們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裏已是見過禮了。」劉內相道：「此來爲何？還當親祭祭！」當下左右接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香，遞了三鍾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公公請起。」于是拜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內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遞酒上坐：兩位內相分左右坐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響動，遞上關目揭帖。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志遠紅袍記；唱了還未幾摺，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唱道情去。唱個道情兒要耍到好！于是打起漁鼓，兩個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只見廚役上來磕頭，兩位內相都有賞賜。西門慶預備酒肉，賞賜跟隨人等，不用細說。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席上說說話兒，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電把內裏凝神殿上，鸞尾裝碎了，說死了許多宮人；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建醮，禁屠十日，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昨日大金，遣使貢進表，要割內地三鎮。依着蔡京老賊，就要許他；聖意要事兵馬，交都御史譚積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交。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大廟，太常寺一位博士，名喚方軫，早晨直着打掃，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

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章掌事回京。」劉內相道：「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裏事也不干咱們，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硬過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王十九，咱們只吃酒。」因與唱道情的上來，分付：「你唱個李白好食杯的故事。」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吃至日暮時分，分付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款留不住，送出大門，喝道而去。回來分付點起燭來，把桌席休動，教廚役上來攪整停當，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傳夥計，廿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知，陳經濟復坐。叫上子弟來，分付：「還找着昨日玉環記上來。」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得南戲滋味；早知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到辜負哥的意思！內臣斜局的營生，他只喜藍關記搗喇小子，却哥野調；那裏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于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摺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廝席上頻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桌而坐，便問：「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們去的耐煩了。」伯爵道：「他們在這裏住了，有兩三日。」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當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打發出門。到次日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豬羊，吃桌祭食，有禮生讀祝。西門慶預備飯席，李銘等三個小僮兒，伺候答應。到向午，只聽鼓響，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在門首

迎接。只見後擁前呼，衆官員下馬；在前擁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擺下；衆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經濟伺候還禮。禮生喝禮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五日，甲申寅侍生周秀，荆忠，夏延令，張闢，文臣，范勳，吳鎧，徐鳳翔，潘磯等，謹以剛蠶柔毛，庶羞之儀，致奠于

故錦衣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維靈秀毓，閨闈，善淑，女紅；金玉其德，蘭惠其姿；相內政而有道，主中饋而無闕；重積學而和睦內眷，尊所天而舉案齊眉；人願耆艾，天歸絕奇。正宜同諧鸞琴，何乃嗇後而促其期？噫！修短其數也！天厭善類，珠沉壁碎，雲慘風悲；扣玄扃而莫啓，歎薤露而易晞。秀等忝居僚儕，情重交誼，崇饋於俎，酌酒於廬，庶乎來享！鑒此哀辭，嗚呼尙鑒！

祭畢，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衆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茶。小優彈唱起來，安席上坐，手本跟隨之人，自有管待齊整，廚役上來三道五割，酒餚比前兩日更豐盛，照席還磕了頭。西門慶與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下席相陪。觥籌交錯，慇懃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筆象板，朝上彈唱。外邊自有夥計主管，將跟隨祭來，各項人役盒担錢，都照例打發銀子停當。衆官坐到後晌時分，就要起身，西門慶不肯，與吳大舅伯爵等，拿大杯欺留；教李銘等彈樂器，唱小曲兒，歡飲直到日暮時分散。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去罷。」當時

告辭回家，正是：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

家中巨富人趨附，手內多時莫論財。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吳道官迎殯頒真容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

齊眉相見喜柔和，誰料參商發結歌！

殘月雲邊懸破鏡；流光機上柳飛梭。

愁隨草色春深謝；苦入連心夜幾何？

試問流乾多少淚？楓林秋色一般多。

話說到九月二十八日，李瓶兒死了，二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旛修建，請去救苦。二七齋壇早修之時，有官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待來人去了，吳道官廟中擡了三牲祭器，湯飯饅餅繖素食，金銀綰香紙之類，又是一疋尺頭，以爲餽儀。道衆遷棺傳呪。吳道官巖前展拜，西門慶與經濟同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當該助一經，追薦夫人，怎奈力薄，粗茶飯食表意而已，望乞大人笑納！」西門慶祭畢即收了，打發擡盒人回去。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幽獄，對靈攝召，拜進救苦朱表，領告諸真符命，整做法事，俱不必細說。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家來上祭，那時孟玉樓兄弟，外邊做買賣去了，五六年沒來家，昨至是來家，見他姐姐嫂子，西門慶這還有喪事，跟隨韓姨那邊來上祭，討了一分孝去，送了許多人事兒。西門慶敘禮，進入玉樓房中，拜見。至是堂客約有十數位人，西門慶這邊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那日午

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主簿任良貴，典史夏恭基及有陽谷縣知縣狄斯朽，共五員官，都鬪了分，穿孝服來上紙帛弔問。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馬上人俱有攢盤領下去，自有坐處吃。正飲酒到熱鬧處，當時沒巧不成話，忽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轎前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讓至前廳，換了衣裳，跟從進來。家下人手捧一香燭紙正金段到轎前，用紅漆丹盤捧過香來跪下；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經濟下來還禮。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闕沒了，弔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向欠恭，今又承老先生枉弓，兼辱厚儀，不勝感激！」敘畢禮，讓至棚內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右捧茶上來吃了茶，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作過，也要來弔問，爭奈有多許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住河。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良嶽，勅旨令太尉朱勛，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次到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聊雲萬態奇峯，長二丈，闊數尺，都用黃毡蓋覆，張打寒旗，費數號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況河中涉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苦勞，通不得閒。況黃大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可相熟者，委託學生來，敬煩尊府作一東，要請六黃太尉一酒，本意尊意可允否？」因喚左右：「叫你宋老爹承差上來。」

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毡包內捧出一對金段，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此乃宋公致贈之儀，那兩

封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每員三兩，府官八員，每員五兩，計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兩。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如何？」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奈何奈何！」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半頭；黃太監京中還未動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纔發引，既是宋公祖老先生分付，敢不領命？又兼謝盛儀賻禮且領下，分資決不敢收，該多少桌席，只顧分付，學生無不畢具。」黃主事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託學生來煩微，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又非松原之己出，何得見却？如其不納，學生即回松原，再不敢煩微矣！」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下。」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桌席？黃主事道：「六黃備一張吃着大桌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桌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款留，黃主事道：「學生還到尙柳塘老先生那裏拜拜他；昔年曾在學生散處作縣令，然後轉成都府推官；如今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尙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道：「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寒舍拱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

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諂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分付手下把轎馬藏過一邊。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衆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八府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了事，

衆官悉言：「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抵迎饋餽，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必取之於死！公私困極，莫此爲甚！我輩還望四泉，諸各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之至。」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上馬而去。

話休饒舌，到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衆上堂僧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昆盧帽，大鉢大鼓，早晨取水轉五方，請三寶浴佛。午間加持召亡破獄，禮拜梁皇懺，談孔雀，甚是齊整。晚夕喬大戶娘子，與衆夥計娘子，與月娘等伴宿，在靈前看偶戲。西門慶與應伯爵，吳大舅，溫秀才，在棚內東首另設圍屏飲酒。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亦十六衆來念番經。結壇跳沙酒花米，行香口誦真言；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類，懸挂都是九醜天魔變相；身披纓絡琉璃，項挂饞髓，口咬嬰兒，坐跨妖魅，腰纏蛇蝎；或四頭八臂，或手執戈戟，朱髮藍面，醜惡莫比。午齋已後，就動葷酒。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門外墳上破土開壙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喇嘛散了。次日推運山頭酒米桌面肴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夥計，莊上前後搭棚，四五處酒房廚坊；墳內穴邊又起三間窠棚。先請附近地隣來坐席面，大酒大肉管待。臨散背肩背項負而歸，俱不必細說。

十一日白日，先是歇郎并鑼鼓地弔來靈前參靈弔，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鍾馗戲小鬼，老子過關，六賊鬧彌勒，雪裏梅，莊周夢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龍，趙太祖千里送荊娘，各

樣百戲串演，堂客都在廳內觀看，參罷靈去了。內眷親戚，都來辭靈燒紙，大哭一場。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擡出名旌，各項旛亭紙制，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四十名跟殯在材前，擡馬這分兩翼而行。衙門裏又是二十名排打路，照管兵器。墳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那日官員士夫親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填街塞巷。本家并親眷堂客，轎子也有百十餘頂；三院鴛鴦子紛頭，小轎也有數十。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并二女僮看家；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那女婿陳經濟跪在柩前，捧盆。六十四人上扛，有件作一員官，立於增架上敲鑼板，指撥擡材人上肩。先是請了報恩寺朗僧官來起棺，剛轉過大街口望南走，那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明天氣，果然好殯！但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烟乍斂，簌簌啼晴，花叢鼓不住擊喧；叮叮嚕嚕，地吊鑼連宵振作。名旌招颭，大書九尺紅羅，起火軒天，中散半空黃霧，猗猗猗猗，開路鬼斜担金斧；忽忽洋洋，險道神端秉銀戈；逍遙遙遙，八洞仙龜鶴遶定；窈窕窈窕，四毛女虎鹿相隨。地弔鬼，晃一片鑼飾；烟火架，迸千伎花炮。熱熱鬧鬧，採蓮船撒科打鐸；長長大，高橋漢貫甲頂盔；清清秀秀，小道童十六衆，衆衆都是霞衣道髻，擊坤庭之金，甫八琅之漱，勛一派之仙音；肥肥胖胖，大和尚二十四個，個個都是雲錦袈裟，排大鉢，敲大鼓，轉五方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綰亭，亭亭皆綠舞飛紅；二十四座小綰亭，座座盡珠圍翠繞。左勢下天

倉與地庫相連，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堂前列八珍之饈，香燭亭供三獻之饌。六座百花亭，現千團錦綉；一乘引魂輜，扎百結黃絲。這邊把花與雪柳爭輝，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金字旛銀字旛，緊護棺輿；自絹繖綠絹繖，桐圍增架。斧符雲氣，一邊三把，皆彩畫鮮明。執殯捧巾，兩下侍妾，盡梳粧如活；功布招飀，老容聲哀，簇捧定五出頭。六歌郎，仰覆運須彌座六十四名；青衣白帽，穩穩捧定五老雲。鶴華蓋頂，四垂頭流蘇帶，大紅銷金寶象花棺罩，裏面安着巍巍不動錦綉棺輿。只見那兩邊打路排軍，個個都頭戴孝巾，身穿青衲襖，腰繫孝帶，腳趂腿綳綳鞋，手執燈杆，前呼後擁。兩邊走解的；頭戴芝蘭羅萬字頭巾，撲匾金環飛於腦後，穿的是兩三領紵絲衲襖，腰繫紫纏帶，足穿鷹爪四縫乾黃靴，襯着五彩翻身搶水獸納紗襪。口裏解猶如鷹鷂；走馬好似猿猴。執着一桿明鎗，顯珠紅桿令字藍旗，堅肩搭打斤斗，隔肚穿錢；金雞獨立，仙人打過橋，鐙裏藏身。人人喝采，個個爭誇。扶肩擠背，紛紛不辨賢愚；挨親並觀；攘攘那分貴賤。張三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挫，頻將脚躡。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腰；綠鬢佳人，也帶兒童來看殯。正是：

鑼鼓聲聲驚路塵，花攢錦簇萬人瞻；

哀聲隱隱棺輿過，此殯誠然壓帝京。

吳月娘坐大輜在頭裏，後面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余頂，一字兒緊跟在後走。西門慶總冠孝衣，同衆

親朋在材後裏，陳經濟絮扶棺輿走。出東街口，西門慶具禮請王皇廟樊道官來懸真。身穿大紅五彩霞霞，二十四鶴鶴氅；頭戴九陽玉環雷巾，腳蹬丹烏，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這來。將李瓶兒大影捧于手內，陳經濟跪在面前，那殯停住了，衆人聽他在來高聲宣念：

免走烏飛西復東，
百年光景侶風燈；

時人不悟無生理，
到此方知色是空。

恭惟

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分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姝，稟花月之儀容；蘊惠蘭之佳氣。懿德柔婉，賦性溫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好和；曾種藍田，尋嗣楚皖；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明日易缺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旛迎風，良共夫躡踊於柩前；幸眷哀矜於巷陌。離別情深而難已；昔春日遠以日忘。某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愧無新坦平之神術，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崔徽鏡裏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漱甘霖而沃瓊漿，超仙識登於紫府，披百寶而面七真；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挂，四大皆空。空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真性去弗廻。改頭換面無遍數，衆聽末後一句唸；精爽不知歸何處，眞容留個後人傳。

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檐坐退下去了。這滾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纔起身，迤逗出南門。衆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方乘馬，隨經濟扶柩到於山頭五里原。原來坐營張團練，帶領二百名軍，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墳前高阜處，搭帳房，吹鑼器，打銅鑼銅鼓，迎接殯到。看着裝燒冥器紙劄，烟焰漲天；墳內有十數家收頭祭祀，皆兩院妓女擺列。堂客內眷，自有幃幕。棺輿到，落下扛，徐先生率領仵作，依羅經弔，向巳時祭告后土方隅後，纔下墓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衛中官員至，衆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祭畢遞酒，鼓樂喧天，烟火匝地。收祭祀者，自有所管人役再無淆亂。那日待人齋堂，也有四五處堂客，在後捲棚內坐。各有派定人數，熱鬧豐盛，不必細說。吃畢，各有邀占莊院，設席請西門慶收頭飲酒，賞賜亦費許多。後晌回鑾，吳月娘坐魂轎抱神主魂旛。陳經濟扶靈牀。都是玄色中絲纓衣，玉色銷金走水；四角垂流蘇，弔挂大影亭，大絹亭，小絹亭，香燭亭。鼓手細樂十六衆，小道童兩邊吹打。吳大舅并喬大戶，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衆主管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到家門首，燎火而入。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徐先生前廳祭神洒掃。各門戶皆貼辟非黃符。管待徐先生，備一疋尺頭，五兩銀子，相謝出門。各項人役，打發散了，拿出二十五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人，五吊與衛中排軍；十吊賞營裏人馬。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張團練，夏提刑，俱不在話下。

西門慶還令左右放桌，留喬大戶，吳大舅，衆人坐。衆人都不肯，作辭起身。來保回說：「搭棚在外

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攬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綵匠去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戶娘子，衆堂客，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場，方纔去了。西門慶不忌避，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宿歇。見靈牀安在正面，大影挂在傍邊，靈牀內安着半身，裏面小錦被褥，牀几衣服粧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小金蓮，桌上香花燈燭，金碟捧俎，般般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到半夜對着孤燈，半窗斜月，翻復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有詩爲證：

短嘆長吁對彼窗，舞鸞孤影寸心傷！

蘭枯楚魄三秋雨，楓落吳江一夜霜。

夙世已逢連理願，此生難減返魂香；

九泉果有精靈在，地下人間兩斷腸。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在房中親看着丫鬚擺下，他便對面桌兒和他同吃。舉起筋兒來：「你請些飯兒！」行如左之禮。丫鬚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根前遞茶，遞水，挨挨搶搶，指指捏捏，插話兒應答。那消三夜兩夜，西門慶因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起來遞茶；因見被拖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起被。西門慶一時興動，摸摸脖子就親了個嘴。老婆說：「既是爹爹攬舉，娘也沒了，小媳婦情愿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

西門慶便叫：「我兒，你只用心伏侍我，愁養活不過你來？」當下這老婆枕席之間，無不奉承。顧鸞倒鳳，隨手而轉。把西門慶歡喜要命的。次日老婆早晨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腳，疊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慇懃，無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磕頭謝了。迎春亦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腳跟已牢，無復求告於人。自從西門慶請了許多官客，堂客并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三個唱的；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名小優兒，填上暖墓回家；這如意兒就不同往日打扮。喬眉喬樣，在丫鬢夥兒內，說也有，笑也有。早被潘金蓮看到眼裏。

早晨西門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老爹差人來送客：賀黃太尉一桌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鍾，兩副銀拆盃，四副銀賞鍾，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段，十罇酒，兩牽羊。傳報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裏早先預備酒席，准在十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打束，打發回去。隨即兌銀與賁四來興兒，定桌面，粘桌品。買辦整理，不必細說。因向應伯爵說：「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剛剛打發喪事兒出去了，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脚亂！」伯爵道：「這個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拉攏他；他上門兒來央煩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賠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就是山東一省官員，并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房添許多光輝！壓好些仗氣！」西門慶道：「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日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或促急促忙，這十六日又是他五七，我前日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何又改？」

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怎亂得過來？」應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算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二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攞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了：我如今就使小廝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如今趁着來京黃真人在廟裏住。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吊掛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齋。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圖他這個名聲也好看。」西門慶道：「自說這黃真人有利益，少不的那日全堂添二十四衆道士，做一晝夜齋事。爭奈吳道官齋日受他祭禮，出殯又起動他懸真；道童送殯；沒的酬謝他，教他念這個經兒表意而已。今又請黃真人主行，都不難爲他？」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是多費幾兩銀子爲嫂子，沒曾爲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經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寫法教他早請黃真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衆道士，水火煉度一晝夜，即令玳安騎頭口回去了。

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貴四嫂買了兩個盆兒。他女兒長姐，定與人家，來磕頭。」西門慶便問：「誰家？」貴四娘子，穿着藍紬襖兒，白絹裙子，青段披襖。他女兒穿着大紅段襖兒，黃紬裙子，戴着花翠，插燭向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月娘在傍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裏擡舉，昨日纔相定下。這二十四日就要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相十五歲。倒有十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

和我說，要抬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于是教月娘讓在房門，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却來見禮，陪坐。臨走，西門慶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來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真人還在廟裏住，過二十頭纔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場。西門慶次日家中，廚後落作治辦酒席。務要齊整。大門上扎七級彩山，廳前五級彩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廳正面開孔雀，地氈氍毹，都是錦綉卓幃，粧花椅甸。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定勝方糖，五老錦豐堆高頂，吃看大插桌，觀席兩張小插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桌席。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了。

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二字，捧省勅書在頭裏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藍旗纓鎗叉架儀仗，擺數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挂綉蟒；坐八擡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揭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之燦錦，隨鼓吹而行。黃土壘道，鷄犬不聞，樵採遁迹。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們壓壓跪於道傍迎接。左右馬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家中大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伏，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下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擁而入。到於廳上，廳上又是簞簞方響，雲璈龍笛鳳管細樂發動。爲首就是山

石巡撫都御史侯濂，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共，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藏，右參政李侃，左參議馮廷鵠，右參議汪伯彥，廉訪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堃，兵備副使雷啓元等，兩司官參見；太尉稍加優禮。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師文，兗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黃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廳參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至於統制，製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放，各人外邊伺候。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玉辮彼此酌飲。遞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并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呈應，彈唱隊舞四數，各有節次，極盡聲容之盛。當筵搬演的，裴晉公還帶記，一摺下去，廚役割獸燒鹿花豬，百寶攪湯，大飯燒賞。又有四員伶官，簪簪琵琶笙簇上來，清彈小唱。唱了一套「南呂一枝花」：

官居八輔臣，祿享千鍾近，功存遺自世，名播萬年春。拯溺亨迪，惟治國安邦。論調和鼎鼐持義節；率忠貞，都則待報主施恩。乘賢烈，秉正直，也則是清懲化民。

唱畢，湯未兩陳，樂已三奏，下邊跟從執事官身人等。宋御史委差兩員州官，在西門慶搭棚內，自有桌席管待。守禦都監等官，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自有坐處。黃太彈令左右，拿十兩銀子來賞賜各項人役，隨即看轎就要起身。衆官上來再三款留不住，都送出大門。鼓樂笙簫，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

驛傳道，人馬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宋御史，侯巡撫，分付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護送至皇船上來回話。桌面器皿，答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秀親送到船所交割明白。回至廳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不當負累取擾華府。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躬身施禮道：「學生庸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贈禮，些小微物，何足挂齒？竭居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御史謝畢，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同八府官員，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闕而散。西門慶回至廳上，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僮兒伺候。廳內外各官桌面，自有本官手下人領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家火停當，攢下四張桌席，佳餚堆滿，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傅日新，甘出身，韓道國，賁四，崔本，及女婿陳經濟；從五更起來，各項照管辛苦，坐飲三杯。不一時衆人來到，吳大舅，與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居上坐；西門慶關席；衆夥計兩邊列坐；左右攞上酒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落忙，黃太尉坐了多大一回？喜歡不喜歡？」韓道國道：「今日六黃老公公，見咱家酒席整齊，無箇不歡喜的。巡撫巡按兩位，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賠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響出名去了。」溫秀才道：「學生宗主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裏預席。」西門慶問其故，溫秀才道：「名陳正彙者，及陳垣陳了翁先生，乃即本貫河南鄭城縣人。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

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道：「他今年才二十四歲！」正說着，湯飯上來。衆人吃畢，西門慶叫上四個小僮，問道：「你四人叫甚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梁鐸，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金釧兒？」一面韓畢跪下，說：「金釧兒玉釧兒，都是小的妹子。」西門慶問：「你們吃了酒飯不會？」周采道：「小的剛纔都吃個酒飯了。」西門慶因一想起李瓶兒來，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分付小僮兒：「你們拿樂器過來，會唱洛陽花梁園月不會？唱一個我聽。」韓畢跪下：「小的與周采記的。」一面擗箏撥院板，排紅牙，唱道：「普天樂」：

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開。月曾把酒問團圓，夜月有盈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難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

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裏酸酸的，便道：「哥，別人不知你心，自我略知一二。哥教唱此詞，關係心間之事，莫非想起過世嫂子來；就如同連理枝，比目魚，今分爲兩下，心中甚不想念！」西門慶看見後邊上來菓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噀我說；有他在，就是他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丫鬚撥弄，你看都相甚模樣？好啗口菜，也沒一根我吃。」溫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人，足可以勾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間疼不過便是這等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兒子們心。」這裏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蓮在軟壁後聽唱，聽見西門慶說此話，走到後邊，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你如今却怎樣的？前日是不是他在時，既許下把綉春教伏侍？他倒躲着眼和

我叫：死了許多時兒，就發散他房裏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這幾日你看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丫頭，狂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們擠撮他。」金蓮道：「娘，我也見這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的。怕這賊沒廉恥貨，鎮日在那屋裏，纏了這老婆也不可知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老婆戴在頭上，拿與這個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豈芽菜兒，有甚細兒！」衆人背地裏都不做歡喜。正是：

遺踪堪入時人眼，
不買胭脂畫牡丹。

有詩爲證：

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地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照粉牆頭。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霍管家寄書致賻 黃真人煉度薦亡

八面明窗次第開，
佇看環珮下瑤臺；

閨門春色連新柳，
山嶺寒梅帶早崖。

影勸梅梢明月上，
風敲竹徑故人來；

佳人留下鴛鴦錦，
都付東君仔細裁。

話說西門慶，那日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夥中標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五處置買些布貨來發賣；家中緞貨紬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極妙！嘗言道：要的般般有，纔是買賣。」說畢已至起更時分，吳大舅起身，說：「姐夫你連日辛苦，俺們酒已够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門慶不肯，還要留住；令小優兒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鍾，纔放出門。西門慶賞了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叫小的們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爺重賞？」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不在話下。西門慶便歸後邊歇去了。

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玉皇廟吳道官，差了一個徒弟，兩名鋪排，來在大廳上鋪設壇場。上安三清四御，中安太乙救苦天尊；兩邊東嶽鄴郡；下列十王九幽，冥曹幽壤，監壇神虎二大元帥；桓劉吳魯四大天君；太陰神后，七真玉女，倒真歷司，提魂攝魄，一十七員神將。內外壇場，鋪設的齊齊整整。香花燈燭，擺列的燦燦輝輝。爐中都焚百合名香，周圍高懸吊挂，經筵羅列，幕走銷金。法鼓高張架彩，雲鶴旋繞。西門慶來家，看見心中大喜，打發徒弟鋪排齋食吃了，回廟中去了。隨即令溫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戶，吳大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吳舜臣，許多親眷；并堂客。明日念經，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次日五更，道衆皆挨門進城，到於西門慶家。叫開門進入經壇內明起燈燭，沐手焚香，打動鑼樂，諷誦諸經；敷演生神玉章，鋪排大門首挂起長旛，懸吊榜文。兩邊黃紙門對，一聯大書：「東極垂慈，仙譚乘晨而超登紫府；南丹赦罪，淨魄受煉而逕上朱陵。」榜上寫着：

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某坊居住。奉

道追修孝夫信官西門慶，合家孝眷人等，即日皈誠。上千慈造，意者伏爲室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先命辛未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分身故。伏以伉儷情深，嘆鳳鸞之先別！閨門月冷，嗟琴瑟以斷鳴！徒追悼以何堪，憶音容而緬想。光陰易逝，五七俄臨；欲拔幽魂，敬陳丹悃。謹以今月二十日，伏延官道，爰就孝居。建

盟陳虔齋壇；庸領玉簡，演九轉生神寶範。奏啓琅函，迓靈輿以垂光；金爐破暗，降龍章而滅罪。鐵柱停酸，爰至深宵，度綵橋而鳴玉珮；頻餐沆瀣，登碧落而謁金真。伏願玉陛垂慈，青官降靈，廣覃惻隱之仁，大議提撕之力。亡魂早超逍遙之境，滯爽咸登極樂之天。存歿眷屬，均沐休祥，愿親人等，同登道岸。凡預薦修，悉希元化。故榜。政和年月日榜。

上清大洞經籙，九天金闕大夫；神霄玉府，上筆判，雷霆諸司府院事。清微弘道，體玄養素，崇教高士，領太乙官提點皇壇知啓，兼管天下道教事，高功黃元白奉行。

大廳經壇，懸挂齊題二十字，大書：青玄救苦頒符告簡，五七轉經，水火煉度薦揚齋壇。即日黃真人穿大紅，坐牙橋繫金帶，左右圍隨，儀從喧喝，次日高方到。吳道官率衆接至壇所，行星禮，然後西門慶着素衣絰巾拜見。遞茶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席。大紅銷金桌幃，妝花椅褥，二道童倚立左右。其人儀偉容貌戴王冠，緇以烏紗；穿大紅斗牛衣服，繫烏履。登文書之時，西門慶備金緞一疋。金字登壇之時，換了九陽雷巾；大紅金雲白鶴法氅，與袖飛氅；脚下白綾軟履，朱紅登雲朝舄。朝外建天地亭，張兩把金傘，蓋金童揚烟，玉女散花。執幢捧節，監壇神將，三界符使，四直功曹，城隍社令，土地祇迎，無不畢陳。高功香案，上列五式天皇，誦令召雷鬼靈天蓬，玉尺七星寶劍，淨水法盂。先是表白宣畢，齊意齋官。沐手上香，詞懺，二人攜手爐，向外三信禮召請。然後高功繫令焚香，蕩穢淨壇，飛符召將；闕發一應文書符命；啓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

陳經濟，執手爐跟隨。排軍喝路，前後四把鎗金傘，三對纓絡挑搭。孝眷列於大門首，孤魂棚建於甬上，場飯淨供，委付四名排軍看守。行香回來，安請監齋壇已畢，在捲棚擺齋。那日各親友街隣夥計，送茶者絡繹不絕，西門慶悉令玳安，王經收記，打發回盒人銀錢。早晨開啓，請三寶證盟，頒告符簡，破獄召亡。又勸音樂，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魂。朝參玉陛，傍設几筵，聞經悟道。高功搭高座，演九天生神經；焚燒太乙東嶽酆都十王。冠披雲馭，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進朱表，逕達東極青宮，遣差神將，飛下羅酆。原來黃真人年約三旬，儀表非常，裝束起來，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端的生成模樣？但見：

星冠攬玉葉，鶴氅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華喬松。踏罡朱履，步丹霄，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起到無漏之天；皓齒明眸，佩籙掌五雷之令。三島十洲，存性到洞天福地；出神游高餐沉澁靜裏朝元。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廣惠真人降下方。

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頒生天寶籙，神虎玉牒。行畢午香，回來捲棚內擺齋。黃真人前，大桌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差小；其餘散衆俱平頭桌席。黃真人，吳道官，皆襯緞尺頭，四位披花，四疋絲絨。散衆各布一疋。桌面俱令人擡送廟中散衆，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吃畢午齋，謝了西門慶，都往花園各亭臺洞內，遊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火，從新擺上下桌齋饌上來，請吳大舅等，衆親

朋夥計來吃。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那裏差人來下書。西門慶即出到廳上，請來人進入。只見是府前承差幹辦青衣窄袴，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施禮。西門慶答還下禮。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書，內封折簿銀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名玉。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安老爹有書到京，纔知道。」西門慶問道：「你安老爹書幾時到來？」那人說：「安老爹書十月纔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滿，陞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勅條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來保廂房中管待齋飯。分付來日討回書。那人問：「韓老爹在那裏住？宅內捎信在此。小的見了，還要趕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吃齋食畢，同往家中去了。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於是乘著喜歡，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秀才看，說：「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就捎官十方縐紗汗巾，十方綾汗巾，十副揀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溫秀才接過書來觀看，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奉

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執手話別之後，未得從容相敘，心甚歉然。其領教之意，生已與家

老爺前悉陳之矣。邇者因安鳳山書到，方知親家有數盆之嘆；但不能一弔爲悵，奈何奈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贈儀，少表微忱，希莞納。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舉民有五袴之曲；境

有三留之譽；今歲考績必有甄陞。昨日神選都功，兩次工上，生已對老爺說了，安上親家名字。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類本，必轉京堂指揮列銜矣。謹此預報，伏惟高照不宜。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聞之於渠，謹密謹密！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於獄。

下書：「冬上滌具。」

却說溫秀才看畢，纔待袖單，被應伯爵取過來看了一遍；還付與溫秀才收了。說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如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笑話。」溫秀才道：「紹不足，狗尾續；學生匪才，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乎塞責而已！」西門慶道：「老先生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須臾，吃罷午齋，西門慶分付來興兒打發齋饌，送各親眷街隣家不願。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韓劍兒，洪四兒，齊香兒，六家香儀人情禮去；每家還答一疋大布，一兩銀子。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候。良久，道衆墮壇發指，上朝拜懺觀燈，解壇送聖。天色漸晚，比及設了醮，就有起更天氣。門外花大舅，被西門慶留下，已不去了。喬大戶，沈姨夫，孟二舅，告辭兒回家。止有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并衆夥計在此。晨夕觀看水火煉度，就在大廳棚內搭高座，扎綵橋，安設水池火沼，放鴿斛食。李瓶兒就位，另有几筵幃幕，供獻齊整。傍邊一首魂幡，一首紅幡，一首黃幡，上書制魔保舉受煉南宮。先是道衆音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玉劍，四個道

童侍立法座兩邊。黃真人頭戴命降龍冠，身披絳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詞。音樂止，二人執手爐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駕臨，
夜壑幽關次第開。

童子雙雙前引導，
死魂受煉步雲階。

黃真人薰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開教，廣開度於冥途，正一垂科，俾煉形而昇舉。愚沾幽爽，澤被飢噓。謹運真香，志誠上請，東極宮中大慈仁者，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青玄九陽上帝；十方救苦諸大真人；天仙地仙，三界官屬，五岳十五，水府羅酆，聖衆，伏此真香，來臨法會。伏望獅座浮空，龍旂耀日；空青枝酒頻除熱惱，甘露食味，廣濟孤噓。今則暫供几告願符命，九幽減罪，罷對停殿。切以人處塵凡，日繁俗務，不知有死，惟欲貪生；鮮能種於善根，多隨入於惡趣！昏迷弗省，恣慾貪噓，將謂自己長存。豈信無常易到！一朝傾逝，萬事皆空，業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爲亡過室人李氏靈魂，一棄塵緣，久淪長夜；若非薦拔於愆辜，必致難逃於苦報。恭惟天尊號隆億劫，氣應九陽，東好生之仁政；尋聲之苦，洒甘露而普滋羣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三官寬考較之條，詔十殿開推研之筆，開囚釋禁！宥過解冤！各隨符使，盡出幽關。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黃華之形，凡得更生俱歸道岸。高功志五廚經，變食神呪，散法食。聞天浮九炁，九炁出乎太空之先；地凝九幽，九幽鬱於重陰之壘。九炁列正萬物，並受生成，所以爲天地之根，各受生於胞胎，賴三光而育養。人之有死壞者，皆所

以不能受其形，保其神，黃其神，離其本真耳。若得還生，須得還形於太陰，煉質於太陽，復受九炁凝合，三元結成胞，乃可成形。匪伏太上之金科，玄元之秘旨，豈可開度幽魂，全形復體，駕景朝元，制魔保舉，靈寶煉形真符，謹當宣奏。」

太微迴黃旗，無英命靈幡。

攝召長夜府，開度受生魂。

道衆先將魂幡，安於水池內焚結靈符，換紅幡。次授火沼內焚靈儀符，換黃幡；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煉，乃成真形。煉度畢，請神主冠帔，步金橋，朝參玉陛，皈依三寶；朝玉清，衆舉五供養。

道中尊玉清，王溟滓無光，包梵悉萬象；森羅一黍珠，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朝上清五供養。經中尊上清，主赤明開圖，推運極元綱；統演洞渺溟，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朝太清五供養。師中尊太清，王道包天地，玄元始歷劫；度出迷魂，死魂受煉，超仙界。

高功曰：既受三版，當宣九戒：

第一戒者：敬謹孝養父母。第二戒者：克勤忠於君王。

第三戒者：不殺慈救衆生。第四戒者：不淫正身處物。

第五戒者：不盜推義損己。第六戒者：不嘔兇怒衆人。

第七戒者：不詐誣賊害善。

第八戒者：不驕傲忽至真。

第九戒者：不二奉戒事一。

汝當諦聽。戒之一戒之！

九戒畢。

還衆舉音樂，宣念佛命，并十類孤魂，挂金索。

大慈仁者，救苦青玄帝；獅座浮空，妙化成神力；清淨解食，示現焦面鬼；注界孤魂，來受甘露味。北戰南征，貫甲披袍士；捨死忘生，報效於國家；砲響一聲，身臥沙場裏；陣亡孤魂，來受甘露味。好兒好女，與人爲奴婢；暮打朝喝，衣不遮身體；逐趕出門，纏臥長街內；餓死孤魂，來受甘露味。坐賈行商，僧道雲遊士；動歲經年，在外尋衣食；病疾臨身，旅店無依倚；客死孤魂，來受甘露味。鬥惡爭強，枷鎖囹圄閉；斬絞凌遲，身喪長街裏；律有明條，犯了王法罪；刑死孤魂，來受甘露味。宿世冤仇，今世來相會；暗計陰謀，毒藥攪腸胃；九竅生烟，喪了身和體；藥死孤魂，來受甘露味。乳哺三年，父母恩難極；十月懷胎，坐草臨盆際；性命懸絲，子母歸陰世；產死孤魂，來受甘露味。急難顧危，受忍難迴避；私債官錢，逐日來催逼；自刎懸梁，斷了三寸氣；屈死孤魂，來受甘露味。久病淹瀾，氣盡難移類；疥癬瘡癩，遍體腥氣；菽水無親，醫藥無調治；病死孤魂，來受甘露味。巨浪風濤，洪水滔天至；纜斷舟沉，身喪長江裏；回首家鄉，無人捎書寄；溺死孤魂，來受甘露味。回祿風烟，一時難迴避；火

餽介飛潛，莫不回生意；太上慈悲，廣垂方便澤；十類孤魂，來受甘露味。

煉度已畢，黃真人下高座；道衆音樂，對至門外，化財焚燒箱庫回來。將功圓滿，道衆都換了冠服，鋪排收捲遺像。西門慶又早大廳上，靈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衆親友都在堂前，西門慶先與黃真人把盞，左右捧着一疋天青雪鶴金緞，一疋色緞，十兩白銀；叩首回拜道：「亡室今日已賴我師，經功救拔，得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黃真人道：「小道謬參冠裳，濫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皆賴大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駕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爲赧顏！」西門慶道：「此甚薄，有藝真人，伏乞笑納。」黃真人方令小童收了。西門慶遞了真人酒，又與吳道官把盞；乃一疋金緞，五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了經資。餘者不肯受，說：「小道自慙效勞，誦經追拔夫人往陞仙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尙爲不可；又豈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真人掌壇，其一應文檢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酬勞，何爲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慶與道衆，還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菜，一齊跪下。伯爵道：「兄爲嫂子，今日做此好事，請得真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方纔化財。見嫂子冠頭戴鳳，身穿素衣；手執羽扇，騎着白鶴，望空騰雲而去。此賴真人追薦之力；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連我好不快活！」于是滿斟一盃，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何敢當此盛意！」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盞，說：「哥吃酒，吃個雙盃，不要吃

畢盡。」希大慌忙遞一筋菜來吃了。西門慶回敬衆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來割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衆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往後邊去了。正是：

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有詩爲證：

百年方誓日，一夕竟爲霖；

飛鳳金鈿落，翔鸞寶鏡分。

超生空自喜，長恨不勝情！

盃物頻頻飲，愁懷且慚消。

畢竟不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張
明
河

